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二集 第二回 願從徵兗州托主 施妙策峽谷燒兵

詞曰：功名到手難捐棄，重違卻，東君意。料得縑流多勢利。昔時憔悴，今番殊異，自有慙慙致。出奇制勝軍家秘，孫子兵書火攻備。玉石不分賢與智。賊人無忌，輕將命試，舉事同兒戲。——右調《青玉案》

話說苟黑漢見馬述遠殺他頭目，不勝大怒，拔出劍來與馬述遠格鬥。部下王起、彭文、李上進、雷冬生四人，亦拔刀相助。這邊朱海、田慕承、曹明、仲大德四人，亦推桌而起。恰好一個對一個，各自相並。怎當得馬述遠是有救應的，苟黑漢光得五人，隨來的二百小兵又被馬述遠調在外面賞賜酒食，一總不知。朱海叫道：「階下小將，何不上堂幫助！」階下的小頭目與一班武士，巴不得殺個高興，聽得一聲叫喚，吶一聲喊，一齊搶上堂來。苟黑漢五人那裡當抵得住？真是雙拳不敵四手，霎時間一總伏劍而死。正所謂：

與人格鬥須觀勢，勢若難時望莫奢。

向有一言曾道破，惡龍不鬥地頭蛇。

馬述遠已殺死苟黑漢並手下頭目，便令朱海等把苟黑漢隨來的部下兵卒，盡行斬首，將屍骸拖出，棄之溝渠。可笑苟黑漢半世無賴，今日累及無辜，同歸於盡，按下一邊。

且說柳俊用計殺退賊兵，李績擺宴款待諸將，當夜歡醉方休。只聞得各門兵士來報，賊兵一總逃去，並無蹤影。李績乃聚齊眾將道：「今賊兵退去，濟寧新破，賊心未定，便宜興兵收復。」一面傳檄各路，徵兵入援；汝等速即整頓營伍，明日便起兵前去，不可有誤。如違定以軍法治罪。」眾將唯唯而退。柳俊回署，心上思量：「我今稍立微功，將來或可博得一官半職，煞強如奴僕終身；但是相公在此，若棄之而去，便要叫我沒有常心，如何是好？方才李公吩咐，明日便即起兵，爽利緩得數日，便好到瑞光寺去，當面商議，或行或止，也好定奪。今卻為時迫促，我又不能暫離，且有部下標兵亦須整頓，如何敢去？若不隨李公出剿，則前日的功勞盡棄，日後如何成立？還是功名心重。且李公道我目下有際遇，想來或在此舉，也不可。再四思量，乃奮然道：「也罷，天下事不能兩全，目今李公正欲用我，正當男兒立功之日，豈可失此機會！機不可失。如今有一計較在此，不如去報恩寺裡，喚覺性到來，將主人托他便了。」乃差一牢子手，吩咐道：「你可往報恩寺中請住持來，有話面講。」那牢子去不多時，覺性喚到。

柳俊這時不比前日舉動，也自家尊重了許多；覺性又是個勢利和尚，今日見了柳俊，便叫「老爺」，足恭賀喜，極其趨奉，「柳老爺」三字不住口的叫。相見畢，敘坐過，問過寒暄，柳俊道：「李公明早即發兵收復濟寧，我亦在軍前聽用。原擬往瑞光寺見我相公，無奈此處有事，不能暫離。故此請老師來面托，若我相公問時，萬望老師代言。」覺性忙致恭道：「柳老爺軍務倥傯，不能暫離，此意貧僧自當轉致。山相公有小徒相隨，料也只在瑞光寺住下。柳老爺吩咐，明早貧僧便去瑞光看山相公。」柳俊道：「如此極妙。方才我已寫就一封情節，並房金薪水之費，都已停當。」便入內一總取出，把一包銀子付與覺性，道：「這是白金十兩，相謝師太房租。」又把一包銀子並書一封，也付與覺性道：「這書一封，同這白銀四十兩，是付我家相公，萬望師太早晚著一道童，暫在我相公寓處，以便炊爨。我隨徵去，極遲百日，便就回師，然後一同進京，四十金亦足供百日之費。我相公獨自一人，未免寂寞，萬祈師太寬慰，莫使我相公有旅況憂愁之苦。」覺性一一答應道：「承柳老爺不棄，將山相公托我，自當奉命，豈敢有違。若說日常供給，貧僧處不過淡飯黃菘，只恐山相公不慣。這四十金自然轉付。至薪水日用，貧僧自應料理，原不消山相公在念。早晨夜晚，出入隨從，貧僧自著行童跟隨，小徒頗眾，盡可同著盤桓，決不致寂寥落寞，柳老爺不須掛意。普天交際，總屬三生有緣，承柳老爺不棄小庵，過加推愛，自愧容膝陋居，何敢言及及房金，致增罪悞？這個斷不敢領。」柳俊笑道：「若是薄謝不收，我也便不敢將相公托你。」覺性道：「何出此言！就是柳老爺不吩咐，貧僧也自然請山相公來往，這厚賜決不敢領的。」柳俊道：「莫不是嫌我輕微，故此推卻？若師太不收，叫我也放心不下。」覺性失驚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承柳老爺厚賜，怎麼說個『輕微』？既蒙尊意諄諄，貧僧權且領了，待山相公來時，原舊奉上。」正在說話間，只見部院處差人來傳。覺性便欲謝別，柳俊道：「我家相公行李尚在寶剎，前日已同師太點過，乞交割明白了；角門上匙鑰，原在師太處。覺性答應，方才別去。柳俊自往部院處聽候去了。細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李績吩咐諸將過，便入內向麗娟道：「如今賊已退去，明日是起兵吉日，便欲南行征剿。只是你無人看顧，若要帶你身畔，軍中又難存紮；若仍居此處，又鄰近賊境，恐生不測。莫若送你還家，不知你心下如何？」為國忘家，故憑你愛女，也只得相離了。麗娟道：「爹爹奉命剿賊，自宜東蕩西除，孩兒既不可居軍中，此地又鄰賊境，自然還家去罷。」李績欣然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事不宜遲，明日便欲起兵，今晚你便起身回去。」麗娟道：「但憑爹爹做主。」李績便喚王忠、張惠吩咐道：「今日打發小姐起身歸家，你二人老成練達，也還照顧得來，便著你夫妻一同回去。」又吩咐王忠催僱四乘驢轎，送小姐起行。王忠依命去後，不移時喚到。麗娟與蘭英及兩個丫鬟，同王，張兩人妻子等，一總裝束停當，箱籠什物包裹自從寺寓裡移來，原一總包紮整齊，未經開散。好。且李績為官清慎，頗無長物，故此易於收理。

李績乃吩咐麗娟道：「我剿賊回時，自入京覆命，那時方得回來看你。你到家，當待叔叔如待我一般。你今年已長成，恐有人來向叔叔說及你的親事。李績料得到。你須說我吩咐，待我歸家做主，不可聽他；料他也不好管這事。豈知竟要來管。家中諸事，悉聽叔叔主持。至於姊妹兄弟之間，務須和睦。」麗娟一一答應，乃道：「爹爹在此，晨昏起居，還該多留下數人才好。」李績道：「我已留下袁應等四五人，儘夠服侍；且在居官，那怕無人使喚，你不必掛念。我要寫書與叔叔，恐羈遲行路，也不寫了，你到家中可口述了罷。方才各官聞我打發家眷起身，俱差人護送，我留下四名長隨回去，到家中時，打發從人轉來，自向我軍前回復。不必將書信捎帶，一則軍中不便投遞家書，恐軍將們猜疑恫懾；二則行兵無定，恐反有差誤生端。」麗娟逐一記受。李績又吩咐蘭英道：「你向來服侍小姐並未有不到處，今卻是離了我跟前，愈加小心謹慎周全，左右不可離。豈知竟久離了。若是怠慢了，我歸家定行重處。」又喚張惠妻子吩咐道：「你自幼即隨夫人服侍小姐，心性你都知道，凡事要你照管，你與別人不同；小姐有怨不到家處，你都要一一稟明，不可怠慢。」為後來隨小姐往南張本。隨喚王忠妻子及兩個丫鬟，也吩咐了幾句；又吩咐兩個家人及小廝等，不過是路上小心、家中謹慎的話，不必多述。各人吃飽飯後，便起身上轎。麗娟拜別父親，說一聲「孩兒今日回去」幾個字，忍不住兩眼簾簾滾下淚來。至情。正是：

人生樂聚惡分離，說到分離淚便垂。

偏有英雄多感慨，再無兒女不傷悲。

一朝剿寇麾前別，十載為官膝下隨。

歸去故園萱久謝，不堪腸斷損蛾眉。

麗娟垂淚道：「全賴朝廷洪福，望爹爹早早平賊還朝。」有學問語。李績也含淚送上轎去。蘭英另坐一轎，便將小姐妝具隨身要用衣服，一總放在蘭英轎內；兩個丫鬟及兩個家人媳婦，各兩人坐一乘；王忠、張惠等與護送四人，各帶了弓箭刀杖，同掌鞭兩人，各騎馬前後保護；另有六個性口，是駝著箱籠什物行李，一行兒便望北京進發。

李績既打發家眷去後，隨傳諭諸將，立刻齊集部下，到明日五鼓教場聽點。各將俱依令整齊隊伍。明日五鼓時候，先令兵馬俱赴教場，各將官仍到部院衙門伺候。移時，部院放炮開門，只見軍官飛奔出來說：「老爺有令，先傳中軍官，有話吩咐。」柳俊首先趨入見過，李績叫至案前，低說道：「昨日匆匆，便爾遺忘你凌相公在此，我方才記起。你今又在我跟前，卻叫他如何下落？」

柳俊道：「卑職得蒙提拔，不敢自棄，願效微長；主人體，昨日已喚覺性來，托他照管，盤費已俱留下。」李績大喜道：「如此極妙。你便傳諭眾將，不必進見，先往教場伺候，本部院隨即便來。」柳俊跑出轅門，吩咐一聲，眾將一總去了。此時巡撫衙門的書門承舍及標員人役，一齊都到，不漏。——原在城外存札，賊兵一退，即入城參見。這日照常擺設威儀。柳俊帶領標兵，簇擁李績到教場演武廳坐下，軍官站班，營將過堂聽點。但見：

旌旄蔽日，戈戟如霜。趨止嚴步伐之規，旗鼓肅聽瞻之法；營分五隊，按龍蛇鳥虎之名；陣列八方，布景死驚開之位。鉦饒動地，鼓吹喧天。執簿傳呼，看如蟻小軍，接踵應聲日諾；分符發遣，縱懸金上將，欠身奉令無嘩。笑那小丑跳梁，怎禁這風雲叱咤；畏我元戎制命，敢近他山嶽聲靈。正是：天子雖尊，不得軍中馳驟；將軍未老，居然闔外威嚴。

卻說李績點齊人馬，乃令曹虎山領兵五百為前鋒，吳千總為副，白總中軍，以柳俊、許景升為左右翼，留周泰守兗州，一路殺奔濟寧州來。不則一日，已到城下。李績傳令圍城，不許賊人樵採，便四麵圍圍住。

且說馬述遠殺了苟黑漢，頭目都置酒慶賀。馬述遠道：「我起義以來，便得三處，目今宿遷將下，江淮一帶便可乘勢破之，豈不是我打就江山的大勢麼！」眾頭目俱起身稱賀。是夜大吹大擂，歡飲而散。

明日，馬述遠坐衙，正欲商議起兵旁略郡邑，只見有城外伏路小軍飛報：「官軍殺來，午後已將城池圍困。」馬述遠隨即撥兵把守四門，自己上城觀看。見有官兵叫喊說：「李元帥傳諭。」知是李巡撫殺退苟黑漢，引兵前來。乃下城與眾頭目商議：「趁官軍安營未定，出兵擊之，可得全勝。」遂各各披掛，統兵出戰。軍士分開陣勢，頭目排列兩旁。官軍亦擺齊陣腳。

李績撲頭滾袍，躍馬而出，大叫：「草寇何得肆橫，侵掠城池！今日天兵到來，尚不下馬受縛，直待梟懸旄首，洗蕩餘氛，豈非逆命喪身，自遭屠戮？何不早早投降，拋戈卸甲，本部院回轅之日，請過天恩，自有封賞。汝等速速自省，毋效兇頑！」馬述遠大怒道：「天下蒼生，都為你這些貪污官吏擾亂！我大王不忍萬民塗炭，故此建義伸名，曉諭天下。兵不血刃，已下三城。知命者存，逆吾者死，饒他能征慣戰的，尚且不戰而降；何況你一個老頭兒，有何能處？左右，為我擒來，以備祭旗之用！」說得豪爽輕巧惡薄。言未畢，朱海舞刀而出，直取李績。李績鞭梢一指，柳俊當先出馬。二人雙刀並舉，各不相上下。賊陣中又一騎飛出，乃是田慕承，這邊曹虎山亦拍馬抵住。曹明、仲大德見贏不得官軍，也齊來助戰，官軍隊裡許景升、吳千總亦齊出抵住。四對兒在戰場上一往一來，正在酣戰之際，只聽得一聲響，乃是官軍陣裡吳千總被曹明一刀揮下。吳千總也有過軍功來。朱海見殺死官將，大逞雄力鏖戰，曹明便夾攻許景升；許景升支撐不住，回馬便走。賊陣中馬述遠見官軍勢敗，也拍馬舞刀，招動大隊殺來。柳俊與曹虎山二人那抵敵得住？也撥回馬退入陣中。賊人橫衝直撞，十分興頭，追至十里有餘，方收兵入城。

李績聚集敗殘人馬，已折去二百餘軍士，不勝納悶。柳俊道：「兵家情狀萬殊，勝負不足介意，不可因少挫軍威，便增難色。還宜前往屯紮，多伐樹木為柵，堅壁自守，待有援兵，再行計議。」李績道：「我奉命討賊，原難自懈；只是寡不敵眾，如何是好？」柳俊道：「請老爺放心，不足為慮，恐軍士聞之不便。昨日傳檄各路，自有救兵前來，再當計議。」李績乃下令前行，復到舊處安營，堅立寨柵，以為久守之舉，是夜不敢解甲。（明日）賊兵在柵前討戰，李績只不出軍，賊兵整日叫罵，一連數日按兵不動。

一夜二鼓時候，打哨馬來報：「西南兩路人喊馬嘶，不知何處軍馬？老爺定奪。」李績沉吟不語。柳俊道：「老爺前日出文書，各路勒兵救援，今這兩路人馬決是官軍，料非賊寇。」李績便差許景升往西，曹虎山往南，各帶本部前往打探。不移時，兩路探子來報，果係官軍。李績乃令合營鳴鼓執炬，兩相接應。但見兩路都到，齊入中軍大營參見。西路乃是游擊將軍張達，因剿滅鳳山賊黨，前來相助；南路（以是）守備唐可法，往汶上縣借得救軍，同汶上縣守備郭從超率領本部人馬，俱星夜前來恢復。唐可法才不是屍位素餐之人。李績不勝大喜，隨令擺宴。張達道：「老爺連日交戰如何？」李績道：「本部院前日到此，寡不敵眾，被賊軍大敗一陣，連日只是堅守不出，以待諸君到來。今日兩路齊集，軍容大振，料此草寇不難收服矣。」眾人也不敢多言，一夜無話。

明日柳俊入營，謂李績道：「卑職連日留心察訪，問得此間土人，已定得一計在此，只因兵少，不能展用，今既兵多將眾，何不計破之。」李績大喜道：「汝有何計？」柳俊道：「此去正西十里外，地名峽谷口，大山一帶相連，兩邊都是懸崖峭壁，谷口止容三騎並行，山上都是樹木。可令張達、唐可法二人率領本部，伏於彼處，左右多積柴薪；卑職與曹虎山輪馬交戰，只是敗走，賊必以我為怯，決然追趕；待入谷口，卑職等自從小路上山，令張達兩支人馬，將插木炮石堵塞兩頭出路，中間放火延燒；賊人一驚，自無鬥志，卑職與張達等在山上逢賊剿撲；賊眾必不敢上山逆戰，自往山下逃生，火勢乘風，樹木又廣，定可燒死他大半人馬；卑職初敗時，老爺可同許景升、郭從超棄了本寨，即伏兵於西小路林中，若見有賊兵敗回，令二人截住，可獲全勝。不識老爺尊意若何？」前邊用計，但附耳如此如此；今則明說，文章乃不板。李績大喜道：「正合我意。」即傳集張達、唐可法、許景升、郭從超、曹虎山等，各各吩咐，眾將自依計去了。

柳俊乃披掛完備，提刀上馬，率領本部，殺出營來，到城下討戰。守城賊兵報與大王，馬述遠笑道：「連日要殺他，卻不敢來領死；今日想是借得救兵來了，故此敢於討戰。不消我大王臨陣，我只在城樓觀戰，你們四個頭目出去殺他便了。也說得輕巧。若不剿那老頭兒與那小將首級，你們不須見我！」是逼之使迫也，妙。眾頭目得令，一齊披掛上馬，殺出城來，大叫：「要送死的快前來決戰，今日定要剿你等首級獻功！」柳俊更不打話，舉刀便砍，朱海、田慕承雙出夾攻。不十合，柳俊回馬便走，李績見柳俊敗了，便棄了本寨，奔入西邊小路去了。賊中四個頭目各要爭功，爭先追趕，得了官軍寨柵。柳俊勒馬大叫：「賊人得吾寨柵，中吾計也。」反說明中計以惱之，妙。朱海等不勝大怒，丟了官寨，統領兵卒如風趕來。

不上五里，官軍轉入大路林中，一個不見。朱海等正在驚詫，只聽得刺斜裡一聲炮響，曹虎山一騎當先飛出，妙。大叫：「大將曹虎山在此，汝等還不下馬，更待何時！」朱海等在馬上大笑道：要笑。「你看這老頭子，用得好伏兵！」便掩殺過來。曹虎山與曹明戰不一合，朱海便拈弓在手，將欲放箭，曹虎山一眼瞥見賊人暗算，撥馬拖槍，負命而走。巴不得走。賊人那裡肯捨，齊向前追。追至山嘴轉彎處，卻又不見了曹虎山。止見大路上官軍亂竄，便從大路上追來。忽然刺斜，忽然大路，使人不可測識。正行間，前面一軍擺開，為頭一將，乃是柳俊。朱海等四人不勝其怒，奮勇一齊向前。柳俊勒馬交戰，不一合，又望西邊大路而走。是時賊眾興發，認做兩處伏兵不過如此，放心追趕。

追下十里有餘，只見官軍一齊向谷口進去，仲大德道：「列位不須追了，你看他們一總走進谷口，山路險峻，恐有伏兵。」仲大德有見識。朱海道：「彼等人馬不過這些，方才那兩路突出，便是且戰且伏的兵了，還怕有在那裡？你不記大王吩咐，今日務要擒拿官將；況且山路我們最熟，何愁險峻？」便催動人馬，一齊追進谷口，卻那裡見個官兵影兒？朱海正在搜尋，只見軍士慌忙來報：「谷口已被山上滾下木石塞斷來路。」朱海等方叫「中計」，急令大家尋路上山。

將及一半山路，只聽得山頂頭連聲炮響，只見遍山上忽然豎起旌旗，官軍密密層層，矢石如雨打下。賊兵驚慌擾亂，不能向前。兼之仰前迎敵，勢甚不順，無力可施，只得退下山去，尋路逃生。只見軍士來報：「兩頭火起。」言未畢，左右又報火起，朱海等大驚失色，急繞著林中，轉燈而走。令軍士將刀槍撲火，爭奈時當盛暑，天氣炎熱，數旬不雨，樹木乾焦，火勢易延，風威頓作，那裡撲滅得來？但見四路火發轟天，風塊激發，團團裹至，燒下一場大火！滿眼前止見得這些軍士們抵腳伸拳，總變做爛額焦頭之鬼。只這一場火，不減赤壁鏖兵，咸陽一炬。前以水，後以火，柳俊功業既濟之，時也。

朱海等四人並力向前，冒煙衝火，望山上官軍少處，將刀撥開火路，從小路衝上山頭。大火四逼，田慕承坐馬被燒，摺入火中，眾人只好自顧，那個前來攙扶？眼見性命自不保的了。朱海、曹明、仲大德負命死戰，殺出重圍。回顧後軍，止存得五六十騎。朱海道：「且喜跑出火坑，作速尋路下山。」言未畢，只見北邊山頂上兵馬紛紜，蓋地掩至，大叫：「不要放走了賊，降者免死！」原來是柳俊、曹虎山、張達、唐可法四員大將，合軍一路，從山頂上風捲追來。朱海等急尋路下山，望城中加鞭飛走，背後

官軍也捨死追趕。

朱海對眾人道：「方才大路上有官兵埋伏，不可前往，急向小路走罷。」正到樹林邊，一聲炮響，官兵從林中擁出，許景升、郭從超攔住去路，李續勒馬而出。許景升大叫道：「賊輩別無去路，還不下馬投降！」朱海道：「兀那老頭兒便是李巡撫，擒賊擒王，若拿住這老頭兒，勝如殺他副將。」便同曹明、仲大德挺械向前，許、郭二將兵馬接戰。這班賊將雖勇，爭奈因煙火中負命逃出，馬力已乏，人先氣餒，曹明馬忽前失，將曹明搯翻在地，被郭從超趕上，一刀揮為兩段。軍士剗了首級，仲大德便接住廝殺，許景升戰不過朱海，便走入林中，朱海追入，提刀照頭劈下，卻被樹枝掛住袍袖，許景升已走去半箭之地，回頭見樹枝拖住朱海衣服，正回馬舉刀砍來，朱海早已拔劍割斷袖子，跑出林外，不敢再戰，匹馬望城中逃命，官軍不能攔阻。朱海也稱得一個賊將。許景升也不追趕；止截住了五六十騎小軍，一總下馬俯伏，齊聲願降，官軍蜂擁上前，綁縛押走。仲大德戰住郭從超，不得脫身，又見朱海匹馬走了，部下都已投降，前面官軍團團圍定，後面官軍大隊掩至，在馬上高叫「願降」，滾鞍下馬，兵士向前拿住，綁到李續面前，李續吩咐發在後軍，同活擒賊兵一齊監下，聽候發落。少頃，柳俊、張達等大隊都到，便合軍一處，復到舊寨安下，分兵四門，依先圍了。當下營中大擺筵宴，慶賀柳俊及諸將功勞。

席散後，柳俊上馬，帶領十數個親隨勇士，巡視各營。時值中旬，月光如畫，七月中旬。但見星河燦爛，玉宇空明，又聽得刁門頻催，鳴笳互動，嘶風駿馬，間發一聲，真好夜景也。光景實好。慷慨之士，悲歌所興，正是：

明月照重營，風高戰馬驚。

輕雲迷陣色，鳴角動秋聲。

劍戟迎星燦，旌旗拂露清。

淒然征戍客，對此暗傷情。

卻說柳俊巡視到後營，只見營中有人哭泣，便問守營軍士，軍士稟道：「今日捉得一員賊將及數十賊兵，老爺吩咐監鎖在內，未蒙發落，故此哭泣。」柳俊便入營來，叫帶這賊將來見。只見這人一表非俗，豹頭燕項，虎膊狼腰，不是個沒出息的形狀，乃問了姓名，親解其縛，推他上坐。仲大德垂泣道：「某係草賊，得蒙將軍不殺，已出萬幸，何敢上坐？」柳俊道：「不必這般說。山東仲氏，總屬大賢後裔，豈不知禮義自持，乃甘心為盜？方才我一見你儀表昂藏磊落，將來定作國家棟樑。何不歸附朝廷，建功立業，作一個光明正大之人；何苦從賊為亂，有恁好處？」仲大德喟然垂涕道：「某少小時亦曾讀書，怎不知大義？只為一個豪惡殘虐鄉里，某替萬民伸冤，一時負氣，便將他全家殺了，戕人者終乎自戕。因此不敢出頭，只得竄身草莽。若將軍今日肯容某不死，願擒賊首以獻麾下，以贖前罪；雖肝腦塗地，亦所不惜。」柳俊大喜道：「如此極妙。敢問計將安出？」仲大德道：「所獲軍士，並非本心作賊，只因官吏貪殘，衣食所迫，不得已而為此；今日被獲，都有悔心。乞將軍一總釋放，待某統領，先到城下，賺開城門；將軍統領大兵，偃旗息鼓，隨後殺進，便可復城擒賊矣。」柳俊大喜，便將所獲賊軍一總放了，給還衣甲旗幟馬匹，仲大德披掛完備，再拜先行。

柳俊止傳了曹虎山、郭從超二將，一齊披掛，統馬兵三百在後。曹虎山道：「倘彼一去不返，又失了俘獲軍士，老爺見罪，將軍何以處之？」柳俊道：「我以誠心待人，決不負恩反噬。況觀此人有忠義氣，非他人可比也。」曹虎山道：「將軍既然料定，何不稟明老爺，方去行事？」曹虎山之見，亦未為不是。柳俊道：「兵貴神速，機不可泄；此時中營已寢，通報未免驚張，且待復了城池，然後稟明未晚。」柳俊豈小哉，真大英雄矣。曹虎山等也半信半疑，只索統兵前進。

且說馬述遠正在城樓觀戰，只見四個頭目招動大隊追趕官兵，西北上去了，馬述遠心下大喜。下城到衙中，令堂上擺宴，以待眾頭目得勝回來，好慶功賀喜。自己先把酒開懷暢飲，連差小校往城外打探。正到半酣時候，只見朱海從外直搶上堂來，喘息不定，大叫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」馬述遠大驚不小，忙問其故？朱海便將被燒敗亡始末，述了一遍。馬述遠拍案大叫道：「我所恃者，只這幾個頭目，今日不幸喪於奸計，教我與誰成事！」便放聲大哭。要哭。朱海道：「大王且宜寬慰，今日新敗，還宜緊守四門，以防官軍攻打；明日差人往鄒、嶧、邳州三處，撥兵救援，再住宿遷調回周、胡二將，二將設謀協助，便可破敵矣。」馬述遠道：「只索如此。」當夜便不敢歇息，吩咐小頭目督率軍士，分門把守。

到三更時分，只見有人在城外叫門，軍士飛報馬述遠，乃令朱海先往看視，自己帶領健勇，隨後行來。朱海到城上舉火看時，卻見是仲大德，原領步下馬軍在那裡叫門。乃問道：「仲將軍如何得歸？」仲大德道：「某見勢不濟，只得詐降，便著某領了本部，方才私下逃回；已驚動了官軍，將次追來。朱將軍快些開門，以免廝殺。」朱海急傳令下城，開門放入。朱海那裡料得到。仲大德衝進城來，便順手殺死守門兵卒，大叫：「柳將軍快來，某已賺開城門，快來擒賊！」柳俊等原偃旗息鼓緊尾在後，聽得仲大德叫喚，啞一聲喊，一齊衝殺進城。朱海料是中計，飛馬下城，正遇馬述遠，朱海叫道：「已反了仲大德，帶領官兵殺進城也！大王作速出東門逃命，某當斷後！」馬述遠大驚，急勒馬回轉，也不敢入衙，竟望東門急走。開了城門，同朱海並十來個親信技勇頭目，衝突奔竄，卻遇許景升營寨，許景升從營中統兵殺出，馬述遠等拼死向前，許景升不敢交鋒，讓他過去。

不表馬述遠等逃命。且說柳俊入城，仲大德招呼在城賊兵一總投降，將馬述遠的姬妾使令人等一總監下，然後報知李續。更漏才交四鼓，李續聞報大喜。柳俊備說仲大德之功，李續面加獎諭。天平明時，整軍入城，將馬述遠擄來婦女，一總著令親人領回；將所降軍兵，願從軍者編入隊伍，不願者聽其歸農。一面出榜安民，一而查拿前日格鬥致賊乘輿入城的百姓家丁，俱已死，無可追究。

日午時候，諸事稍定。李續令大排筵宴，犒賞三軍；即補仲大德守備官職，軍前調用。乃集眾將商議恢復之策。張達道：「某在東平，便知此地賊人頗稱驍悍，不比兗州苟賊烏合無能。張達見識老到，不愧稱才兼文武。此賊首馬述遠，自作亂以來，未嘗少挫，今當新敗，防禦必嚴；且鄒、嶧、邳州三路俱被佔據，一時卒難動搖；又兼宿遷將破，江淮一帶自然震駭，當計出萬全，方無他慮。目今各路官將，俱畏賊如虎，聞風自守，徵調不全；我兵若輕進速攻，倘賊負隅倚險，抗拒王師，則有運糧老師之弊；不然則賊必並力南侵江淮一帶，城單兵弱，恐難保守。莫若各路張掛招賢榜文，使草茅義士，亦得立功自奮；再出示曉諭賊眾，啟發元良，當有認義來歸，以散其勢者；再傳檄江淮，以扼其前，我兵整進，以攻其後，如此則賊首尾受制，烏合之眾，當不戰自潰矣。」雖曰張達之謀為石珮珩出身張本，然亦行軍大要，斷須如此。不比聖歎評《水滸》，作文章捏湊論也。李續聞言，沉吟不語。只見階下一人叫道：「張將軍所言不差，老爺可從其計。」只因這計策一行，正是那淺淺東帛，易垂得士之文；濟濟在庭，詩著進賢之頌。未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人於功名，誰肯不顧；況已有成就，忍復違棄耶？柳俊托主從軍，莫謂非是。

柳俊設謀，順情度理，毫不詭詐；因渡用水，因山用火，隨時制宜，深得行兵之要；拘鄙書生，焉敢望其項背！天地生才，豈有定則，若執拗之人，以柳俊為僕隸下賤，必欲抑之不伸，此人即為傷天害理之人，必有奇禍；故廉明吏其後不昌者，必曾沒人之善，執理太過者也。李續真大豪傑哉。